

那一双微笑的眼睛

——致敬聂曦烈士

易向农

这是一双动人心魂的眼睛！

这眼睛里有坚毅，有平静，有忧郁，也有不舍，还有一丝淡淡的笑意。

当世人欣赏达·芬奇的绝世名画《蒙娜丽莎》时，总被画中人物典雅而神秘的微笑所吸引，但这幅画终究是静止的。

我们的主角却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正走向刑场、即将与他守护的祖国和深爱的家人永别的年轻人，一位长期战斗在魔域、饱受折磨而慨然赴死的革命英烈……

1950年6月10日那个仲夏的午后，阳光正烈，中国台北马场町的风，带着几分穿越时空的肃杀。

战斗在台湾隐蔽战线的吴石、陈宝仓、朱枫、聂曦四位革命者“签字画押”后，在这里昂首面对黑洞洞的枪口，毅然把自己写进台湾解放与祖国统一的历史。

当镜头定格在聂曦临刑前的瞬间，所有人都会被那双眼睛震撼——没有临危的惶恐，没有对死亡的畏缩，唯有一抹浅淡却坚定的微笑，像暗夜里的微光，映照着棱角分明的年轻脸庞，也映照着一个革命者对信仰的终极坚守。

51年后，2001年国家民政部发文《关于批准聂曦为革命烈士的通知》，指出：“根据《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第三条第四项规定，批准聂曦为革命烈士，其家属按政策享受烈属待遇。”



作为革命者的聂曦，在国家层面获得认可和证实。

75年后，2025年度大剧《沉默的荣耀》在大陆热播，亿万人被吴石、陈宝仓、朱枫、聂曦的事迹感动，网络世界更是掀起山呼海啸般的追寻与评论。聂曦就义前那张英武无畏的照片，连同那双略带微笑的眼睛，也深深地烙在大众的心中。

透过这一双微笑的眼睛，我们也对聂曦有

1950年6月
10日，聂曦牺牲
前遗照

了更多的了解。

聂曦这微笑的眼睛，常常注视着故乡福建闽清下祝乡三洋村。

2025年12月，我们来到这里追寻聂曦源脉，不仅感叹此处山水秀丽，更感受到这个仅有1400余聂姓族人村落的团结与对聂曦的尊敬。三洋溪从龙首山深处流出，从容地绕过茶林田野，与坞坂溪、铁棒溪交汇，冲积出这片滋养了聂氏家族数百年的河谷平地。三洋村修撰的《厚仁聂氏族谱》，清楚地记载着“能辉”的大名，那是聂曦的字，藏着长辈对他“能耀门楣、辉照四方”的期许。谁也未曾料到，这份“辉照”最终会以如此壮烈的方式写进史册。关于他的生日，如依据聂曦在台湾狱中书写的“自白书”里“年卅三岁”推断，当在1917年。但至今仍有1917年、1918年、1919年三种说法，未有定论。模糊的生辰，似是一个无声的象征，印证他的隐蔽工作和牺牲后的长久沉默。

据聂氏后人讲述，聂曦的爷爷聂虞卿早年带着聂曦的父亲聂浩然，从闽清下祝到福州闯荡。童年在福州长大的聂曦，始终在祖辈父辈的谆谆教导里，将心神系于闽清和老家下祝。聂氏宗祠里“耕读传家，诗书继世”家训、《厚仁聂氏族谱》中“怀雄烈心志，行勤恳之实”的教诲，早已融入他的血脉。正因如此，聂曦的“自白书”中明确陈述自己是“闽清人”。三洋溪的清流滋养出的聂氏家族，不缺忠义之士——发动海军炮舰起义、曾任华东区人民海军“遵义”号舰长的聂锡禹，投身地下党工作、曾任工人日报社社长的聂兆昌，都是聂氏家风孕育出的响当当人物。而聂曦，正是这一血脉传承的又一忠义之辈。

聂曦这微笑的眼睛，总是闪烁着爱国报国的热忱。

综合已知的史料，聂曦的革命生涯渐渐清晰。他早年投身军旅，毕业于海军陆战队讲武堂学生队第二期，在陆战队担任排长两年，又历任粤桂江防司令部上尉队长，第四战区少校副官、少校科员等职务。至1945年8月，在时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陈诚签发的一张

《日日命令》上，明确写着军政部总务厅交际科中校科员聂曦的名字。其后，相继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史政局总务组组长、福州绥靖公署上校专员等职。这些履历，不仅记录着聂曦的革命足迹，更锤炼着他的筋骨与心智。他见过山河破碎的疮痍，见过百姓流离的苦难，也渐渐看清了国民党独裁统治的腐朽。在那个民族危亡与政治迷雾交织的年代，国民党军中许多人因迷茫而沉沦，而长期跟随吴石将军的聂曦保持着清醒，一直在寻找能真正救中国的道路。

翻看吴石将军的简历，我们会发现聂曦的经历与有着奇妙的关联。当吴石任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桂林行营参谋处处长、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中将参谋等职，并襄助指导昆仑关会战、桂柳会战时，聂曦分别在粤桂江防司令部和第四战区工作；当吴石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军政部主任参事时，聂曦任该部总务厅交际科中校科员；当吴石出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史政局局长时，聂曦任该局总务组组长；当吴石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时，聂曦任公署上校专员；当吴石飞赴台湾任“国防部”次长时，聂曦也飞赴台湾，随即任国民党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上校科长。

毫无疑问，聂曦将个人的命运始终锚定在国家的命运中，也与吴石将军的命运紧紧绑在一起。吴石的军事才华与爱国情怀，与聂曦的信念不谋而合，这份亦师亦友的信任，让他们在隐蔽战线结为生死同盟。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吴石与中共地下党联络人何康夫妇诀别时，用福州乡音吟诵“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份悲壮聂曦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也化作他投身革命工作的一言一行。

聂曦这微笑的眼睛，始终保持着革命的警惕与锐利。

在南京，身为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史政局总务组组长的聂曦，总是心照不宣地配合吴石开展地下情报工作。当吴石向我党提供《国防部全国军备部署图》《沪宁沿线军事部署图》等核心情报时，他是最可信赖的助手；当吴石因政务无法脱身时，聂曦则直接受命参与

情报传送。在福州解放前夕，聂曦受吴石指派，与参谋王强等人一同守护数百箱国民党军事绝密档案。在国民党军撤退前的混乱中，聂曦乔装改扮，辗转于福州的街巷，将档案藏匿于安全地带——当时的福建省研究院书库中，确保解放军接管时能完整获取。完成任务后，他甚至来不及去宗祠前的祖宅地看看，便追随吴石踏上了“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的征程。

在台湾，聂曦以国民党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上校专员的身份来掩护秘密工作，成为吴石与地下组织联络的关键枢纽。每天，他整装走进公署，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开展工作，常常周旋于错综复杂的人事之中。据档案显示，聂曦收集了东南长官公署核定编制的文电、科长以上官员名单和住址、总统府各院部在台首长临时调查册等秘密情报送交朱枫。聂曦本人在隐蔽战线上，尽最大努力做到了“于无声处”。令人扼腕的是，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行事鲁莽且背叛革命，暴露了聂曦等人冒着生命危险为其小姨子办理的赴定海通行证，给整个吴石情报小组带来毁灭性危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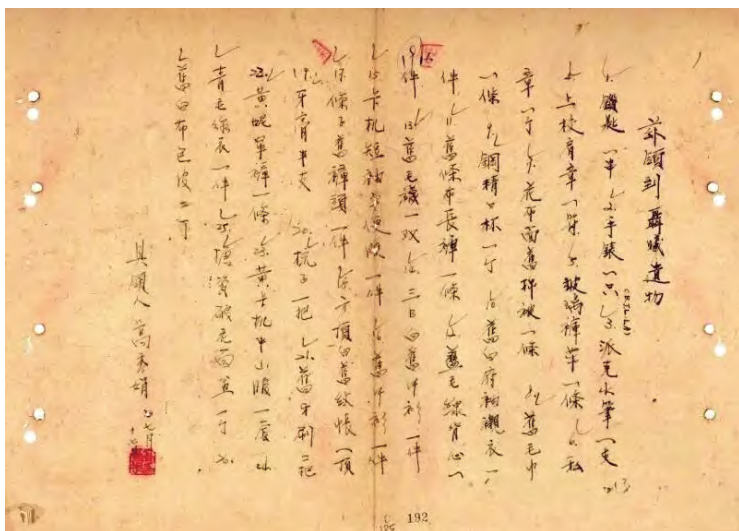
聂曦这微笑的眼睛，屡屡焕发出既守护家人又坚守信仰的非凡光彩。

聂曦是爱家的。在南京解密的档案里，他的妻子高秀娟，又名高申，也是福州老乡，闽

侯人。1945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女儿聂钦出生，给工作繁忙的聂曦带来莫大的欣喜。赴台湾后，高秀娟又怀上了第二个孩子。此时的台湾，白色恐怖异常凶险，聂曦每天行走在刀尖上。但无论情况多严峻，他总是给尚不知情的妻子以最好的神情与宽慰。聂曦被捕后，敌人动用各种酷刑，他被折磨得遍体鳞伤，但始终咬紧牙关，坚贞不屈。敌人见硬的不行，便试图用亲情软化他。敌人想出一个绝招，先让聂曦已经怀孕数月的妻子高秀娟听他受刑的惨烈声音，再将她和女儿聂钦带到监狱探望。看着妻子憔悴的面容与女儿惊恐的眼神，聂曦满眼泛泪。他隔着铁窗交代妻子，要照顾好自己和孩子，说完便转过身去，不让家人看到他的惨状。可以说，女儿和将临产的妻子是聂曦牺牲前唯一的牵挂和不舍。但他深知，如果自己松口，就会有更多人流血，有更多家庭无法团圆。聂曦也曾在“自白书”里留下“希望从轻处理”的字样，但这丝毫不影响聂曦真实的想法，对他来说，信仰才是至高无上的坚守。

聂曦这微笑的眼睛，已化作家国团圆、祖国统一的磅礴力量。

聂曦牺牲后，深爱着丈夫的高秀娟痛不欲生，本想为之殉情，但她不忍舍弃已经5岁的女儿和尚在腹中的第二个孩子。她含泪向台



左图：高秀娟领取丈夫聂曦遗物的字条

右图：台湾“军法局”批准高秀娟领取聂曦遗物的字据

湾“军法局”申请领取了丈夫在狱中的遗物。聂曦遗体被火化后，高秀娟因过度悲伤、身体虚弱，便委托聂曦的表妹杨韵清代领骨灰。中共党组织在烈士遇难后第一时间就启动了营救计划，但因国际局势动荡、叛徒破坏严重，为优先确保未暴露同志安全转移，对家属的接应只能暂缓并秘密推进。此后的日子里，作为“谍匪”家属，高秀娟带着两个孩子受尽了监视与歧视。为了生存，她改用高申这个名字，在台族人的帮衬下艰难度日。聂曦的遗腹子、儿子聂尚骥出生后，她从未敢告诉孩子们父亲的真实身份，只是将那张聂曦临刑前的微笑照片小心翼翼地珍藏起来——她和无数烈士家属一样，以隐忍与坚守筑起信仰的后方。而大陆这边，由于两岸隔绝，聂曦的事迹渐渐被尘封，在2001年国家民政部《关于批准聂曦为革命烈士的通知》上写明，“聂曦的直系亲属现均住境外，故暂不发给革命烈士证明书”。

时光流转，岁月沧桑，聂曦那双微笑的眼睛始终没有被遗忘。随着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的播出，吴石情报组的事迹被公之于众，聂曦的名字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大陆的同胞们关注着这位烈士忠骨的下落，他的族人也在网络上发出了“让烈士回家”的呼唤。一位名叫林晨的寻访者，在查阅大量档案、梳理人物关系后，终于在台湾的一处骨灰存放架上，找到了那个标注着“聂能辉”的灵骨坛。当林晨颤抖着打开骨柜时，一张英武的遗像映入眼帘，正是聂曦留在南京档案馆户籍卡上的那张照片。遗像的左右两侧，赫然刻着“福建”二字——那是聂曦魂牵梦系的故乡。那一刻，所有的寻觅与等待都有了归宿，林晨对着灵骨坛哽咽道：“聂爷爷，我来看你了，祖国没有忘记你。”

2025年，距吴石、陈宝仓、朱枫、聂曦等烈士牺牲已75周年。这一年，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上，300余位各界代表齐聚，福建家乡代表团用福州方言吟诵“风萧萧兮易水寒”，呼唤着“吴石将军，福州不会忘记”。这一年，福州革命英烈纪念园里，聂曦烈士的侄子黄仁晶和吴石、朱枫、陈宝仓烈士的后人

首次齐聚，饱含热泪倾诉对亲人的思念。这一年，马场町秋祭现场，十余位年近古稀的阿姨身着红上衣，唱起了《如愿》：“你是遥遥的路，山野大雾里的灯；我是孩童啊，走在你的眼眸……”也是这一年，在平潭距离台湾最近的68海里处，一群来自福州的红领巾小学生深情地唱起《团圆》：“走丢了不要怕呀，会重逢，会重逢，海浪声声入耳眠，江水湾湾月儿圆圆……”

歌声穿越时空，仿佛回应着聂曦临刑前的微笑。这微笑里的信仰与期盼，在新时代不断加快的祖国统一步伐中更加清晰而笃定——近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岛周边开展一系列联合军事行动，加紧锻造人民军队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实战能力，持续阻遏“台独”分裂势力“倚外谋独”“以武拒统”图谋。2025年10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表决通过决定，以法律形式将10月25日设立为台湾光复纪念日，再次彰显祖国统一的历史意志。在聂曦的家乡，闽清三洋溪的流水依旧清澈，聂氏宗祠的家训仍在传承。在福州革命英烈纪念园里，由吴石、聂曦、王正均烈士雕像组成《统一之愿》群雕静静矗立，手持望远镜的聂曦凝视着东海外的台湾岛，他目光如炬，一如当年他奔赴台湾时的坚定。我们相信，聂曦那微笑的眼睛，终将看到台湾回归、海峡两岸携手和平发展。那时，我们定会在阳光下轻声告慰：您的荣耀从未沉默，这山河无恙，如您所愿。

（作者系福建省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主任）